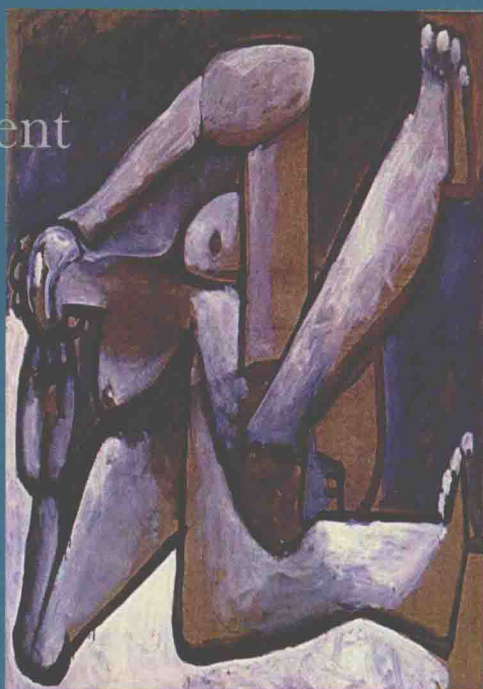


# 祛魔与返魅： 麦克道尔的 最低限度经验主义

刘 钢/著

Exorcism And  
Reenchantment

McDowell's  
Minimal Empiricism



人民出版社

# 祛魔与返魅： 麦克道尔的 最低限度经验主义

刘 钢/著

Exorcism And  
Reenchantment

McDowell's  
Minimal Empiricism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之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祛魔与返魅: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刘钢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19940-5

I. ①祛… II. ①刘… III. ①麦克道尔-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2872 号

祛魔与返魅: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

FUMO YU FANMEI; MAIKEDAOER DE ZUIDI XIANDU JINGYAN ZHUYI

刘 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7-01-019940-5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目 录

|                                |     |
|--------------------------------|-----|
| 导 论                            | 1   |
| 第一章 用康德的知性自发性概念超越心灵与世界的二元论     | 29  |
| 第一节 分析哲学康德转向的不同意义              | 30  |
| 第二节 康德的形式二元论以及它对实质的二元论的隐秘世界的揭露 | 36  |
| 第三节 康德的形式二元论与麦克道尔的统一的经验概念      | 43  |
| 第四节 把康德哲学推向黑格尔阶段               | 47  |
| 第二章 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构建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理论     | 57  |
| 第一节 从康德走向黑格尔的两条不同道路            | 59  |
| 第二节 黑格尔的意识的辩证法对主客体对立的消解        | 67  |
| 第三节 黑格尔的内在真理论                  | 73  |
| 第四节 黑格尔与互主体性哲学的幻觉              | 81  |
| 第三章 客观化的感知模式批判                 | 92  |
| 第一节 没有概念的内容                    | 93  |
| 第二节 没有内容的概念                    | 102 |
| 第三节 概念无界论                      | 108 |
| 第四节 直接实在论                      | 113 |

|                               |     |
|-------------------------------|-----|
| <b>第四章 内在经验的真实性</b>           | 122 |
| 第一节 表征理论的缺点与积极的现象主义辩护的有限性     | 123 |
| 第二节 物理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冒进与麦克道尔的拨乱反正    | 129 |
| 第三节 反私人语言论辩中的问题               | 136 |
| 第四节 自我指称的经验实在性                | 143 |
| <b>第五章 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b>          | 151 |
| 第一节 自然主义之累                    | 152 |
| 第二节 理性与自然对立的后果                | 159 |
| 第三节 第二自然                      | 162 |
| 第四节 第二自然作为世界理解的前提             | 169 |
| <b>第六章 戴维森反心理主义的后果及其可能的出路</b> | 176 |
| 第一节 戴维森的语言客观化模式               | 177 |
| 第二节 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                | 185 |
| 第三节 “因果约束”还是“合理性约束”？          | 191 |
| 第四节 第三种先验论辩：经验析取的可能性          | 195 |
| <b>第七章 匹兹堡学派的观点分歧</b>         | 200 |
| 第一节 匹兹堡学派的观点分歧（一）：感知经验的问题     | 201 |
| 第二节 匹兹堡学派的观点分歧（二）：推理主义的问题     | 206 |
| 第三节 重新反思塞拉斯对经验主义的重建           | 212 |
| 第四节 混合型知识论的悖谬                 | 222 |
| 第五节 布兰顿的规范—功能的真理探究模式          | 232 |
| 第六节 麦克道尔对布兰顿的批评               | 240 |
| <b>第八章 意义理论的认识主义僭妄</b>        | 253 |
| 第一节 意义理论的认识转向                 | 255 |
| 第二节 达米特理解的意义理论                | 260 |

|                              |     |
|------------------------------|-----|
| 第三节 达米特意义理论批判 .....          | 266 |
| 第四节 为意义理论的适度性辩护 .....        | 279 |
| <br>第九章 理论静默主义 .....         | 284 |
| 第一节 什么是理论静默主义? .....         | 285 |
| 第二节 麦克道尔的理论静默主义 .....        | 290 |
| 第三节 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静默主义的捍卫 ..... | 300 |
| 第四节 理论静默主义的积极意义 .....        | 309 |
| <br>结 语 .....                | 316 |
| <br>参考文献 .....               | 323 |
| <br>后 记 .....                | 326 |

## 导 论

麦克道尔整个理论的目的并不限于在一般认识论内的（方法论的）自我纠错的举措，它涉及的是整个改变我们作为认识的主体与外部世界的自然的关系这一认识的大问题。麦克道尔的理论最终所要追问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康德在实施了其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今天的哲学仍然保留了自柏拉图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认识论的形式？以至于整个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转向之后的语言哲学还带有传统的柏拉图式的认识论的痕迹？对于麦克道尔而言，这里的重要的连带问题是：带有严格的认知的理论证明和检验形式的认识论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它有必要存在，它应以何种方式存在才是合理的或有意义的？寻求方法论的强迫症，使现代哲学始终处于焦虑之中：一种既强烈地认为知识的真理奠基在心灵与世界的认知关系上，但又对这样的认知关系的可靠性抱有深深的怀疑和焦虑。由于总是认为作为探究者的我们与作为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不同，现代哲学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二元论带来一种威胁，即那种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外部世界客观知识的威胁。因为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不可企及的威胁，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陈述的意义是完全由我们决定的，而我们所表达的信念的真理性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它有赖于外部的条件）。这意味着思想可以是不真实的，除非我们能在直接的因果证明的程序中找到证据。<sup>①</sup>

---

① 麦克道尔不仅把他的这一批判思想与康德哲学联系起来，他也把它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联系起来。为麦克道尔经常引用的一段维特根斯坦的话是他对人类认知思维中的“强迫性的思维”的嘲笑：“思想一定是非常特殊的东西。”当我们说和意指（mean）如此这般

麦克道尔的哲学对当代哲学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哲学的病理治疗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克道尔的哲学不是理论建构的，而是理论静默的。他的哲学对现代哲学各个领域的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具有方法论变革的意义，特别是他在为其病理治疗的哲学辩护的同时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a minimal empiricism）。在这一导论中，我将首先指出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对现代哲学的客观的感知模式的幻觉的揭示，以及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反客观的感知模式所带来的争论；其次是在有关知识论的问题上，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抵制现代自然主义（客观自然主义）、语义推理主义（融贯论）和主观自然主义的内在原因；最后是麦克道尔为其最低限度经验主义所奠定的第二自然的自然本体论基础，以及本书所讨论的具体内容。

麦克道尔对现代哲学的焦虑所作出诊断是，我们的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只能从我们的心灵与经验的关系来理解，我们必须接受一种直接的经验实在论，即接受一种最低限度经验主义。麦克道尔以明确的方式提出了心灵的世界表征的问题，以抵消所有前康德的或伪康德主义的哲学错觉，即那种认为只有我们的感官能表征世界，而心灵则没有真正的世界表征能力的错觉。心灵具有表征世界的能力，被麦克道尔视为康德的知性自发性概念对我们心灵的意向性的本质的研究的结果。按照麦克道尔的理解，我们的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完全能够从我们的心灵与经验的关系来理解，在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最低限度经验主义。

今天，传统的认识论模式都相信经验的客观性与它的外在的被给予性

---

的事情是实际存在的，我们以及我们的意思除了基于事实，不会根据任何其他情况，但我们又意指：事情是这样的。但这种悖论也可以这样来表示：思想可以是不真实的。参见 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8, 95, p.44°。

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都区分了主体内在的感受经验与外在的感知刺激，传统认识论也因此始终为内在与外在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所困。而现代自然主义转向之后，有关心灵的单一性或纯粹性的观点则普遍流行于现代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中。在这种观点中，心灵被视为外部认知材料的一种组织机制：现代认识论和心灵哲学力图避开笛卡尔的心灵的非物质性质的承诺。因此，它们都认为，心灵就是一种对来自外部自然的感应行为进行控制的机械装置，心灵的真理可以透过它在自然法则的领域中的表现（它的所有应对方式）来认定。麦克道尔批评了这种有关心灵的认知功能的客观主义的模式。在他看来，“给人类一种客观化的感受实在的模式”（objectifying mode of conceiving reality）是最不能接受的一点。<sup>①</sup>从客观化的感知模式看，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感知感受性都是建立在直接的感觉经验之上，即都是建立在客观化的感受实在的模式之上的，人类的行为是没有表达的性质的。

经验主义和现代自然主义都因此陷入“被给予的神话”：它们把判断和概念的有效性基于感知的客观性之上。它们执迷于纯粹的外部知觉，相信经验内容只能是纯粹感知性的东西（比如眼睛的生理知觉），与主体的自我的感受无关。现代自然主义对经验内容的极端的生物主义或现象学的解释亦是一个典型。现代自然主义的观点是，我们所能接触的只是我们内在的信息处理系统所处理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能感受到的内容不过是我们的生物的身体作为一种信息反馈机制所提供的內容。就像计算机或相机的成像处理过程，我们与外部经验的感受关系也是一个“成像的”过程，它与我们个人的感受性经验无涉。我们身体上的感知系统完成了这个工作。这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个人并没有卷入这一感知意识的过程。比如，把整个感知感受性经验置于所谓副主体的（sub-personal）结构（即纯粹感官的感知结构）中来理解。感知感受性的经验内容是纯粹感知性的东西（类似眼睛的生理知觉），它是这一副主体的自我的感受。这里存在一个有关我们内在感知感受性机制的认知科学所描述的领域。而更高一级的主体的自我（具有自我意识的自

① Cf. J. McDowell, “Criteria, Defeasibility, and Knowledge”, in *Meaning, Knowledge, and Re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93.

我)并不能直接拥有这些内容。因此,根本的问题是,这一副主体内的纯粹感知感受性经验如何为更高一级的主体所把握。

如果我们注意到意向性内容实际上所具有的经验实在性,就能认识到区分人的信息感受性系统与内在的处理信息的系统(像人工智能对大脑的研究所做的)是完全不正确的。这就是说,认为我们能感受到的内容不过是我们的生物的身体作为一种信息反馈机制所提供的内容是一种完全不正确的观点(因为对于人而言,不存在这样的还原机制)。大脑的感知感受性是一个思考和体验经验的过程,即使它似乎可以有它存在的样态和具体发挥功能的样态的区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不是处理一种信息,而是整个地接受它们。认知科学对人脑的认知结构的划分唯一的好处是使人脑不再神秘化,不再有某种非科学的死角留下。但这并不能改变人脑的感知认知思维的性质,即不能改变它作为一种动物性的脑的思维特征。人脑不能还原为人工智能,大脑也不是像认知科学描述的那样以一种结构性(两大系统的调节控制)的方式工作,人脑认知外部世界的运作方式与一只青蛙感知外部环境的方式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它们都是以一种系统的结构性的方式运作。从这个角度看,概念性的东西早已经渗入到了出于自生物的感官机制的感受性之中。今天许多类似经验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感知理论仍然陷入了老式的哲学难题之中。如果内在信息系统处理的是有关外在环境的感觉材料、一种纯粹的材料,它们储藏在特殊部位,另一个则是意识的主体,这两个部分是如何协调的?这样的划分把我们的认知机制分子化了。我们的感知感受不是获得有关事物的片段的描述,在感知感受性中,我们并非只是或只能用句子描述外部事物,我们获得了外部事物的语义内容。我们(作为一种生物存在)是语义的机器而不是句子的机器。我们的感知感受性系统并非一个信息处理系统,感知中并不存在没有语义内容的信息。感受性感知就是得到或获取语义内容,而不是处理信息内容。

上述现代知识论完全忽视或拒绝承认意向性内容的经验实在性。但是否我们的感知经验根本没有能力触及任何真正的物体的性质?换言之,我们只是纯粹被动地感知所能感受到的内容吗?关于这个问题,康德很早就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康德先验综合的概念试图表明的是,经验的感知还需要知性概念的运用,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一种符合论的方式或用符合论作为标

准来表明什么是真实的感受性经验。我们只能认为感受性经验本身就是概念的东西，因为外部世界并非以纯然现象主义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尽管对于主体而言，外部世界并没有超出现象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把感受性经验转换为直接的感知数据而对康德的先验综合理论去先验化，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样不仅误解了康德的先验概念，同时也错过了休谟问题。但康德并没有错过休谟问题。康德的先验概念是建立在休谟问题之上的。康德清楚地看到，从现象主义意义上的感受性经验中推不出认知的先验概念，这是一条死路，因为经验感受性不可能以一种现象主义的方式与事物“对接”。

从另一方面看，在语义推理主义的观念中，客观的感知没有经验主义所认为的被给予的自明性，但它们仍具有前语义的感知的意义。塞拉斯对康德的先验约束的理解是纯粹的感受性 (sheer receptivity) 的一种约束，因此不能取消。布兰顿继承了塞拉斯的知识概念，因此他同样把表征区分为两个方面，即作为一般生物存在的感知性反应的表征与作为说理的陈述形式的表征。<sup>①</sup> 戴维森退回到了概念的理性空间，以希望在概念的理性空间之内建构一种整体论 (对塔尔斯基的真理论的运用)。但戴维森的整体论同样具有支配单个词的公理，以及习语和句子形成的模式。戴维森的整体论是一个彻底的指称整体论 (referential holism)。<sup>②</sup> 语义推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不

① 布兰顿之所以不放弃第一层次的观察，是因为他认为，概念并非纯粹推理的，有许多概念甚至是运用了可靠的分辨式的反应能力 (第一层次的观察) 而非推理地建立起来的 (第二层次的观察)。(Cf. R. B. Brandom, "Reply to John McDowell's 'Brandom on Observation'", in *Reading Brandom*, Edited by Bernhard Weiss and Jeremy Wander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321) 布兰顿认为，从一开始，塞拉斯就不是简单地放弃感知在概念思维中的作用，他放弃的是把第一层次的观察孤立起来的方式。由于第一层次的观察是非语言的感知，它与通过语言表达的感知或观察是不同的，因此塞拉斯否定了它的独立的意义 (即否定了它的“被给予的神话”)。对观察的二层次的解释避免了用一种神话 (理智主义的概念思维的纯粹性的神话) 代替另一种神话 (观察是一种“被给予的”感知的的神话) 的荒谬。不能认为概念在本质上是理论的，就像不能认为概念在本质上是观察的，必须排除这里的双重神话。

② Cf. M. Dummett, "what is a Theory of Meaning? (II)", in *The Seas of Language*, Oxford, 1993, p.44.

同的只是：它颠倒了知识客观性的证明顺序。如果说经验主义把感知视为被给予的概念证明的条件，那么，语义推理主义则把感知视为一种被证明之物，因为对它而言，概念才是决定知识的客观性的根本。这带来了把感知印象（impressions）的经验排除在理性的逻辑空间之外的概念主义。但感知印象的经验并非与理性的逻辑空间不能兼容。这就是说，感知印象也带有概念的能力。<sup>①</sup>如果我们意识到概念性的东西已经渗入到了自出于生物的感觉机制的感受性之中，<sup>②</sup>感受性经验就不可能没有自我的感受性意识的参与。我们所能接触的就不只是我们内在的信息处理系统所处理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能感受到的内容就不是我们的身体作为一种信息反馈机制所提供的内容。

对于麦克道尔而言，康德对休谟的理论的超越始终是富有教益的。休谟坚持认为，我们的感知经验根本没有能触及任何物体真正的性质，但康德指出，我们的感知经验完全不是以这种方式运作：通过确定是否触及事物的真正存的性质获得感受性经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感知感受性并非来自现象主义意义上的感知（比如带有预感的感受性经验），它们又是如何产生的，促使它们产生的机制是什么？

如果存在并非感知，而是可经验地感受或表述（经验地显示的）的东西，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可为经验显示的只能是具有外部的表象的东西，因为这种观念意味着思想可以是不真实的，除非我们能在某种因果证明的程序中找到证据。麦克道尔认为，维特根斯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批评了人们把实在视为某种思想内容之外的东西的客观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现代自然主义和理性推理主义都犯了相同的错误：为了表明思想内容的“真”，它们总愿意把实在当作一种外在于思想内容的东西，以至于把思想内容视为是从实在中“捕获”的东西。

① Cf. J.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xx.

② Cf. "The Content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in J. McDowell, *Mind, Value, and Re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42ff.

## —

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是当代哲学最有影响也是讨论最多的理论。但也有批评家认为,该理论的经验概念仍然缺乏说服力。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方面仍然是传统认识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客观世界拥有自身的语言,它作为对象世界必然拥有其与心灵完全不同的方面,因此,我们是受制于某种因果约束的。麦克道尔的与世界、经验和判断相关的“证明程序”所做的证明空而无物,它很难令人信服,因为麦克道尔回避了或绕开了传统经验主义的难题,即感受性的事实或感知,以及它们的证明的难题。<sup>①</sup> 麦克道尔的语言哲学是建立于前弗雷格哲学的“含义”的概念之上,而不是基于“指称”这一弗雷格之后的语言概念之上。这里的经验主义要证明其是正确的,就根本不能像麦克道尔的理论那么绝对,即彻底放弃世界自身的语言(非概念的内容),特别是不能像麦克道尔那样把主体的概念的意向性混同于一种经验的态度。麦克道尔的基于“含义”的概念的语言哲学只是带来了一种激进的康德式的先验观念论。实际上,我们必须遵循弗雷格的指称的理论,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即不只是讨论指称的概念,而且讨论它的命题内容。这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客观的对象性的语言,即麦克道尔所拒绝的“世界自身的语言”或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所指向的命题对象。<sup>②</sup>

① 布兰顿认为,麦克道尔讨论感受性经验中的事实或思想时,不是从心理学上而是从语义上去考虑的。但是这样的感受性经验仍然必须面对我们的感知会出错的难题(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感知不会出错),这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区分我们感受性感知具有真实的事实还是缺少这种事实。正因为如此,传统经验主义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两层次的认识论架构:一个方面开始于通常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感知,即构建直接的感受性感知,另一个方面是在经验外部加上一种“真理论”,即一种真理性断言,就其真实性作出判定。("Reply to John McDowell's Brandom on Observation", in *Reading Brandom*, Edited by B. Weiss and J. Wanderer, Routledge, 2010)

② Cf. Richard Gaski, *Experience and the World's Own Language: A Critique of John McDowell's Experient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要讨论这里的观点，我们必须首先明白，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拥有它自己的语义学理论。麦克道尔语义学理论是一种基于直接实在论的语义理论，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否认我们可以对含义与指称作出区分。对于麦克道尔而言，区分含义与指称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一种与含义分离的“弗雷格式的指称”。实际上，麦克道尔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说明。因此，反对者认为他没有选择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的指责本身是对弗雷格语言哲学的一种误解。麦克道尔认为，埃文斯在其指称理论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指称并不能与含义分离。通常认为弗雷格的“含义”（sign）带有说话者主观的命题态度，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看法。含义与指称的区分并不等于含义不再有客观的基础，即与指称对象分离。人们通过含义指向的也是真值，即指称对象，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有关对象的命题态度，它们的区别不是根本的。弗雷格的单个的含义也指向一个对象，就像单个的指称指向一个对象一样。单个的含义也是指向客观对象的，不只是指称（reference）才指向对象。

但由于受罗素和其他正统的分析哲学的影响，有一种看法歪曲了这一事实，它们本身一方面不接受弗雷格对含义与指称的区分，另一方面认为，即使存在含义这样的语义内容，它也仅仅是主观心理的东西，而没有任何客观的对象的语义内容。在罗素的限定性摹状词概念中没有弗雷格意义上的含义这一概念，后来的一些分析哲学流派也把含义视为没有客观基础的东西。但弗雷格区分指称与含义走出了过于简单的指称对象的经验主义方式，他加入了在特定语境中带有说话者的理性的命题态度或判断的含义这个概念，而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它只关注经验描述中的词语所指的客观性，而描述的经验又限于亲知的直接感知的经验，有关对象的判断性的推理的考虑完全被排除了。对于罗素主义而言，只有直接的感知的语言的逻辑描述有所指或有客观基础，而类似于弗雷格的含义的概念则仅仅是一种主观态度，不可能有客观基础。在麦克道尔看来，埃文斯的理论已经驳斥了这一狭隘的理解。<sup>①</sup>

① Cf. “Evans’s Frege”, in J. McDowell, *The Engaged Intelle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2ff. 麦克道尔认为，埃文斯对指称的多样性的分析表明，含义同样指向单个的

弗雷格区分含义与指称表明了一种康德式的认知态度，因为它把认识的最小单位视为判断，而不是直接的感知。这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下述观点：句子是语言的最小单位，只有由它提出的言语行为才能构成语言游戏的一步。——而作为句子说出的语言无疑都带有特定说话者的命题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语言的认知的使用中必然从含义这样的概念开始。含义的概念带来的一个根本的改变是，我们必须重新理解指称的概念。首先，肯定不能像罗素那样把它理解为基于逻辑的量化词汇的描述的或“指示”的真。从弗雷格的角度看，限定摹状词的直接的描述不能真正揭示对象，罗素陷入了“被给予的逻辑的神话”之中。<sup>①</sup> 含义不能还原为单项词的含义，即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意义上的描述意义，含义的客观基础是说话者所表达的世界对象，即麦克道尔所谓综合的意义上的感知经验。麦克道尔认为，弗雷格对含义与指称的区分不限于单项词，即不是在单项词的范围内区分含义与指称，它指向的是判断或指谓以及整个句子的表达。<sup>②</sup> 从这个角度看，句子的含义就是特定语境中说出的话语中的可表达的思想，而它的真值就是关于思想的表达的真假。弗雷格通过含义的概念所要表明的是，在实际的语言认知中，我们是通过判断或作出断言 (assertion) 来指称对象。由于把语言与对象的关系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指示关系，罗素的描述主义的观点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因而认为弗雷格的含义的概念带来了没有客观基础的表达。含义特别具有表达事态 (a state of affairs) 的真实状态的意图，因此，含义的概念仍指向外部世界。

用麦克道尔的语言来说，意向性内容的经验实在性意味着，感知印象的世界经验处于理性的逻辑空间之中，它们并非与理性的逻辑空间不能兼

---

指称对象。我们可以把弗雷格的含义视为同样指向客观对象的，把弗雷格的语义二元论与罗素的主词判断形式的概念统一起来。尽管这不是弗雷格的通常意义上表达的观点，但也有某些证据表明，弗雷格支持这样的观点，似乎含义的理论具有客观基础，它与指称就并不矛盾，这样似乎就不需要区分含义与指称了。

① Cf. Redding,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Return of Hegelian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Cf. “De Re Senses”, in J. McDowell, *Meaning, Knowledge, and Re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75.

容，因而是处于之外的东西。蒯因的纯粹的刺激或物理—行为主义的中立的反应（第三人称的脑的活动）并不具有独立认知的意义。因此，区分自然的感知（指称）与理性的概念（含义）既不符合弗雷格的思想，也是错误的。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取消了对事物的认知与对事物的真实性质的感受的区别，即取消了对事物的第一性质和对所谓事物的第二性质的感受的区别。麦克道尔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一区别与现代认知观念遁入错误的客观化的感受性模式密切相关。在区别了事物的第一性质的感受与事物的第二性质的感受的前提下，现代认识论总是以一种类似描述和确定事物的方式来看待意义的客观性（即以事物的第一性质的描述为准）。客观化的感知模式不仅影响了现代认识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的看法，也影响了它对价值问题的看法。——如果说，理性的认知观念（认识论）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描述来表示带有真实的感受的认知，那么，这一点同样发生在价值理论（元伦理学）中：理性的认知观念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描述来表示带有真实的内在感受的道德信念，这样的感受模式从根本上不考虑感受性中可能存在的感受的自发性。

麦克道尔的观点是直接实在论的，它并不认为质物的第二性质会影响到实在论的最朴素的实在存在。它试图调和两种关于物质的第二性质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像颜色这样的性质，在没有感知者感知它时，它的存在与使我们产生对物质的某种经验的根本性的感知倾向性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说，像颜色这样的感知可以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中；另一种观点是，我们所感知到的物质事物颜色，就存在于物质事物中，即它亦是物质的固有的属性。颜色就是事物的一种自然性质、一种促使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性质。颜色就是物质的一种促使我们看见它的性质（disposition）。但这并不是说存在一种颜色的感觉材料，是它使我们看见事物。<sup>①</sup>

概要言之，麦克道尔的直接实在论的语义学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论证之上：（1）经验概念作为“审判所”的说法暗含着感受性经验的内容必须是一种概念的东西，否则它不能成为理性概念空间的一部分。（2）感受性经验

① Cf. H. Robinson, *Percept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71.

并非没有概念的内容（不存在事物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别），相反，说一个人拥有感受性经验就是说他运用了概念（所谓事物的第二性质的感受同样是概念的）。(3) 我们对非理性动物与人的感知和意向的区分的观点并不是奇怪的观点。实际上，动物行为学或个体生态学、生态学和动物认知理论及比较心理学都有这方面的观点，人类的感知不同于动物的感知，即不存在没有概念的纯然的感知，人的感知完全不同于鹦鹉的感知，我们是感知整体事实的语义的动物，而不是感知某种孤立的事件的句子的动物。

麦克道尔的直接实在论的理论论证的有效性还在于，关于人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比如，动物行为学或个体生态学、生态学和动物认知理论以及比较心理学都没有真正接受所谓“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观点；相反，它们更倾向于认为，人类的感知不同于动物的感知，即不存在没有概念的纯然的感知，它完全不同于鹦鹉的感知。对非理性动物与人的感知和意向的区分的观点并不是奇怪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明可以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构建理性的途径是人类作为动物的生活的一种方式。理性是作为动物的人的生活的组成部分的一种思想能力，它保证了在我们作为生物的类的一种“人类的自然领域”，即它的理性与自然的一种联系。因此，现代自然主义的自然科学的观点在这个方面仍然是成问题的，因为它排除概念自发性能力的方法过于简单，直接导向一边的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个典型例子是物理主义与行为主义的还原论所带来的争执：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用第三人称的感知经验的解释替代发生在第一人称的主体身上的感知，但这种打破了理性与自然的对立的方式很难让人接受的一点是，它完全排斥了主体（作为第一人称的我）的感知自发性能力的存在以及它可能发挥的认知作用。

### 三

麦克道尔的理论的意义不只是它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祛魔”）的部分，它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所勾画的意义世界具有强大的哲学揭示的力量。麦克道尔的最低限度经验主义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心灵与外部世